

號之用加多，使轉之運益敏，大令所謂窮僞略之理，極草縱之致者，最爲得之。虞世南云：「王廙、王洽、逸少、子敬，俯拾衆美，會茲簡易，制成今體，乃窮奧旨。」以王氏之多才，爲風氣之領導，景從既廣，研討彌篤，一字組織有多至數十式如閣帖所示者，創作精神之驚人，可以想見。或謂當時作家，自矜博瞻，故生變化，以競新賞；實則流傳筆札，皆爲試驗之作，未及檢定耳！陳僧智永，書真草千字文八百本，蓋有志於統一體制，以利初學。而唐以功令取士，干祿字書，應運以作。草書遂離實用而入於美藝矣！唐太宗尤愛蘭亭序、樂毅論，故右軍行楷之妙，範圍有唐一代；十七帖之宏逸卓絕，反不能與狂草爭一席之地，雖有孫過庭之大聲疾呼，而激流所至，莫之能止！

三曰「狂草」，草書中之美術品也。其爲法：重詞聯，師自然，以詭異鳴高，以博變爲能，張顛素狂，振奇千載，肚痛自敘，可爲代